

一个上白班，一个上夜班——

“白加黑”夫妻的幸福生活

告诉老公：
如果你得罪了老婆



文/苍耳

当近乎砸门的敲门声在楼道里响起时，我知道，隔壁那对小夫妻又要上演一场争吵大戏了！半年多来，挑起争端的总是那个男人，而争执的理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：“我没带钥匙，为什么半天才开门？我的拖鞋呢？上面全是灰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把遥控器给我，天天看磨磨唧唧的韩剧，烦死了……”

真正烦恼的，其实是男人。既然是男人，当然也包括我的老公。他在单位是个不高不低、不大不小的中层干部，在家里总会摆出一副干部做派：“我不喝纯净水，给我沏茶！拜托，能不能把音响开小点？耳朵都震聋了！怎么又是糖醋鱼？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要少放糖！”这些颐指气使的话，几乎每天都要在我的耳朵里过一遍。可除了喜欢摆臭架子外，老公还真没别的毛病。吵过几架后，我想想实在是无聊，便懒得再吵，心下暗暗琢磨：既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哪有舌头不碰牙的？再说人无完人，凑合着过吧。

所以，吵吵闹闹的婚姻一维持就是五六年。可后来，我去了几趟老公的单位，竟然发现老公是那样的随和、大度，堪称绝对完美的“没脾气”先生——对领导，阳光灿烂；对下属，春风满面；就连对门卫和勤杂工，也是笑容可掬！难道，男人天生具有双面性格？这种疑惑一直困扰着我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隔壁男人的妈妈把他拦在楼道里。母亲问：“你怎么在家一个样，在外面又一个样？”男人沉吟了几秒钟，幽幽地说：“妈，我累……”

母亲责怪他：“支撑着一个家过日子，谁不累？可再累，也不应该对小慧喊，不应该由着性子挑三拣四。”小慧是那个那人的妻子。男人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在外面，是为了工作。我跟老板喊，老板会辞了我；我跟客户喊，生意就谈不成了；我要挑同事的毛病，他们就会在背后说我的坏话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当老好人！妈，要是回到家再这样处处只能说好，我会疯的！”

听到这儿，我的心不由一颤。也许，男人说得对，在单位上班，要看脸色，要和颜悦色地与同事相处，得罪了谁，都有可能收到一双“小鞋”。只有回到家里，才能卸下面具，做一回毫无掩饰的自己。不料，那个男人的母亲又开口了。“如果你得罪了老板，失去的只是一份工作；如果你得罪了客户，失去的不过是一份订单；如果你得罪了老婆，有可能会失去一个家，还有一辈子的幸福。至少，你得罪了老婆一天，就有可能一个月吃不上热乎乎的饭菜。”

听完她的一番话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要和老公谈谈。晚上，等老公下班后，我跟他说起了隔壁母子谈话的事。老公不禁愣住了，怔怔地看着我。我知道，我以后不会再是他随意发脾气的人了。

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刘艳

今天说的“白加黑”可不是“白天吃白片，晚上吃黑片”的感冒药，而是指那些一个白天上班，一个晚上上班的夫妻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夫妻很多见吧，也许你身边就有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“白加黑”夫妻经营婚姻比别的夫妻显然是要难一些的，这类夫妻出故障离婚的比例也偏高。因为他们虽是夫妻，可真正面对面相处的时间非常少，交流和沟通时间自然少了很多。

但是，在这些“白加黑”夫妻中，也不乏恩爱的典范，他们的故事套用一句歌词，那真叫“白天很懂夜的黑”。

■围城故事



今年5月“白加黑”第一次旅游。

的士夫妻档： 车是他们的传情工具

早上5点，当别人还在睡梦中时，万红的闹钟就响了。三年来，她几乎每天都是这么早起床，然后边洗漱边做早餐，收拾家里，等开夜班的古振回来吃早餐。他们俩做了三年的“白加黑夫妻”了。

万红最开始就在长沙开出租车，古振是2008年经老乡介绍从常德安乡来长沙的，进了万红所在的出租车公司。虽然万红是公司里少有的红花，但她并没有要求多少特殊照顾，古振初来长沙时，倒是万红经常照顾他，告诉他怎么跑线路比较省时省油又赚得多。古振渐渐对万红有了好感。2009年春节假期，古振没有回家，留在长沙和万红一起跑车，两人就是那时定情的。谈了半年后，两人合包一台车，再过半年，古振在沙湾嘉园买了房，两人去领了证，没有婚纱没有钻戒没有度蜜月。

婚后两人商量着，万红开白班，一个月可以休两天，古振开晚班，一个月休一天。两人都说要努力存够钱，准备生小钱。带着这种简单的愿望，夫妻俩工作起来特别卖力，可是不到三个月，问题就来了。有个大冷天的早上，万红买了包子豆奶在公交站边等交接的古振时，看到有好几对夫妻都抱着互相取暖，她这才感觉到，她和古振之间很久没有这么抱过了。当古振赶到时，把车钥匙给了万红然后交待说加了油，零钱在小格子里等，就匆匆走了。万红觉得，这跟交待一个普通同行有什么区别？那一整天万红都感觉不舒服，晚上回到家，她想找古振谈谈，可古振约了熟客急着走。如此一周多，万红都没有找到机会和古振沟通。

后来万红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，在家里做好早餐，叫古振上家里来吃，然后两人就利用吃早餐的半小时说说笑笑，话题也从开出租扩散到家长里短。为了每天宝贵的这半小时，万红还在网上找出百种早餐的做法。慢慢地，这半小时变成了他们夫妻的恩爱交流时间。古振受万红影响，也变聪明了，他买了个小黑板放在家里，晚上万红回来时，他会在小黑板上写上情诗。万红一想到这个粗人居然也写情诗，就觉得很好笑也很感动。古振有什么要求，比如晚上要温存一下，也会在黑板上写出来，让他亲口对万红说是说不出的。

去年情人节，万红照常做好早餐，和古振黏糊了一会儿就下去跑车了。出门后她还一阵失落，古振真的什么表示也没有啊。可是她打开车门那一刻惊呆了，里面有好大一束玫瑰，红艳艳的！万红上车后抱着玫瑰看了好久，车里都没地儿放，放车尾箱太委屈古振的心意了，于是她干脆放副驾驶上。那天打车的客人，都被她礼貌地要求坐在后座。客人看到玫瑰都会问她哪来的，她便会很幸福地说是老公送的。那天，是她开出租以来从没感觉过累的一天。

自那次起，万红也会把礼物藏在车里。她学会网购后，经常在网上给古振买衣服买一些小东西，每次都会放车里，让古振去找。去年万红生日，古振也将戒指藏在车里，害万红找了两天才找到，找到后看到大钻石，什么气都没了。

古振说，不能为了生孩子就消磨夫妻之间的浪漫，结婚时没有的，都会一一补上。所以今年夏天，他们特意请一天假，用出租车作道具，拍了一套别具一格的婚纱照。朋友们看到他们的婚纱照都说“太有创意了”！

边检站夫妻档： 儿子跟着一起 交接班

成为一名边检官兵，这是刘行美想都没有想过的，可是她现在却从事边检工作10年了。在这10年里，她结了婚生了子，老公姜明就是跟他同一个边检站工作的同事。姜明非常珍惜这段婚姻，也很疼爱刘行美，因为他认为“我们这个站里有好多同事还打光棍呢，我能娶到这么漂亮能干的老婆实在太幸运了”。

但是新婚一年后的互相忍让和互相关爱过去后，计较和陌生也随之而来。刘行美总认为姜明不在乎她，尤其是她生儿子那半年，姜明只休了三天的护理假就回到工作岗位，都还没来得及看清儿子长啥样。可是姜明却认为，大家都是同一岗位，刘行美应该理解他才对。他是站里少有的“70后”，其他同事多是“80后”，对业务不太熟悉，而边检工作又是出不得差错的，所以他暂时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。但对于刘行美的抱怨，姜明还是作了认真的检讨，他向“80后”的哥们儿讨教如何哄老婆，没想到那帮哥们儿集体给他排了个道歉的歌舞，刘行美看到后，差点笑晕了：“那么正的舞姿，那么像军歌一样的情歌，太别扭了！”刘行美那天发微博说：“求放过！以后别再来这招了！”但谁都看得出来她是在晒幸福。

儿子头两年是姜明的妈妈过来照顾，后来姜明的父亲生病了，他妈妈只能回老家照顾父亲，照顾儿子的事就落到了两夫妻身上。因此，姜明申请了把他们夫妻的班错开，这样他们才好照顾儿子。所以现在看到刘行美每天早上带着儿子来交接是很正常的事，“一开始同事们还会觉得很惊讶，儿子来的时候也会感到害怕，胆怯地躲在我身后。现在啊，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和这里所有人都混熟了”。

自打错开上班，两夫妻真的就是在交接时才能打个照面。有时趁没有人在，姜明会迅速地在刘行美脸上狠啄一口，也不怕儿子在一边看着。刘行美一开始会撒着娇生气，怪姜明当着儿子的面不正经，但次数多了，儿子也习惯了，有次姜明要带着儿子回家时，儿子说：“亲亲，亲妈妈！”边说边把姜明往刘行美身边拉。

有天刘行美照镜子时感叹自己老得快，又说食堂里的饭菜一点不养人，姜明便悄悄学做菜，刘行美下班后就不用去食堂吃饭，而是直接回家吃姜明做的爱心晚餐。遗憾的是，因为工作时间的严格，两人不能同时坐下享用晚餐。不过因为都知道对方的工作情况，夫妻两人都尽量体谅对方，按着已经制定好的作息时间表，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。

姜明说：“等儿子上幼儿园了，我就可以每天陪她上一小时班了。”刘行美说：“其实我很想问他，是比较熟悉驾驶室、车箱、车底盘还是比较熟悉我。”

■编后

“白加黑”夫妻由于工作原因，注定会产生比普通夫妻多很多的婚姻矛盾，可今天我们采访到的两则故事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“白加黑”夫妻的楷模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好好利用那有限的宝贵的相处时间，愿意花心思为对方制造惊喜，愿意体谅对方的难处。他们都是用耐心和爱心过日子，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责，所以他们才能将“白加黑”的婚姻生活经营得很温馨。明白这一点，还有什么矛盾不能调和呢？